



《大家论学》

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巴蜀文献集成》

项楚论敦煌学

项楚◎著

百年国学巅峰论坛珍藏版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巴蜀文献集成·大家论学》

项楚论敦煌学

项楚◎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项楚论敦煌学/段渝主编.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2008.1

(书馆考究丛书. 大家论学丛书)

ISBN 978-7-5439-3410-8

I. 项… II. 段… III. 敦煌学—研究 IV.
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8293 号

责任编辑:张 树

特约编辑:刘 亚 李 静

项楚论敦煌学

主 编 段 渝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康路2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875 字数 219 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9-3410-8

定价:19.00 元

<http://www.sstlp.com>



弁 言

李学勤*

日前听到《大家论学》第一辑的编选整理已经完竣，很快即将付印问世，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在这套丛书的策划过程中，四川师范大学段渝教授多次垂询我的意见，我也得以从他的讲述中获知这套书的设想，认识到这确实是很具有学术意义的好书，值得向广大读者作一推荐。

《大家论学》是在所谓“国学热”日见升温的当口诞生的。这几年，由于参加《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的工作，必须更多查阅学术界的资料，才发现“国学热”在不长的期间，竟已发展到出人意料的局面。仔细想来，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国学”就是“中学”，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随着中国国势走向振兴，人们自然会增加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要求认识、继承和阐扬其中的精华，并将之推向世界。

*李学勤，清华大学教授，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北宋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常被视为中国学人的最高抱负。这里面“为往圣继绝学”，便可以理解为对传统文化学术的继承和发扬。前人已往，其学已绝，所以“继绝学”不能停留在前人固有的层次上，而是要于其基础上续作提高，日新又新。不过，正确地了解传统，分析传统，究竟是继承而且创新的前提。

这里我们看到学术史的工作是多么重要。事实上，在历史发展中每逢重大转折的时刻，每每有富于远见的学者出现，做出学术史的总结和探究。前人曾指出，战国晚期百家争鸣接近终局之时产生的《庄子·天下篇》，堪称这方面最早的范例。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奠基人，应推章太炎与梁启超。章太炎于这方面发轫较早，有关论作虽多，但未成专著。梁启超则在二十年先后撰成《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后一书开首，梁启超说：“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的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么题目又叫做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来钱穆先生1937年出版的书，尽管学术观点与梁氏不同，也用了同样的标题。

梁、钱两书都有相当重大的影响，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其所讲述的学术史，对当时学术界而言恰好符合需要。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总是以其前一时期的学术作为凭借的思想资料，从而有所变革、进步和创新。足知对前一时期学术史的了解，一定会有利于当代学术的前进，甚至应该说是促进学术新



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梁启超到钱穆那个时代的学者而言，他们面对的问题与挑战，究其渊源，大都可上溯到清代前后的三百年，无怪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种都不胫而走了。

今天的学人，所处时代已与梁、钱二氏不同。作为我们学术界先行和凭借的，不是清代，而是落幕未久的二十世纪。比之清代，二十世纪的历史更是风云变幻，波澜壮阔，人物更是群星灿烂，英杰辈出，为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辽阔的用武之地。为了看清当前学术文化的走向，推动新世纪学术文化的建设，不能不重视二十世纪学术的研究。这正是我近些年一直呼吁加强这一时期学术史工作的原因。

实际上，对二十世纪学术的探讨研究，早已在很多学者的倡导支持之下展开了。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必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扩展，特别是我们考察二十世纪的学术文化，眼界还有必要进一步拓宽。

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极其丰富多彩，不能只局限于一时一地，例如北京、上海的几处大学和机构。应该说，由于时势机运的流转变迁，很多地方在学术上曾形成学科或思潮的重心，那里的学者在多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成果和贡献。

四川就是这样。自古以来，蜀学有其脉络，虽说蜀道甚难，但蜀地学人影响被于天下。晚清以至民初，情形更是如此，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学人云集，蔚为盛况，于四川文化发展开前所未有的局面。仔细探究四川的学术史传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大家论学》即是如此规划的。这套丛书第一辑即专门编选四川地区卓有建树的学人著作，加以介绍其思想成就的前言，便于读者阅读。现在第一辑所收作者，都是中国学术界公



认的著名学者，无愧“大家”称号。他们大多著作等身，非短时间所能通览。这些选本足以帮助大家了解他们的学术概要，相信一定会博得欢迎。

这套《大家论学》还将继续编印下去，分辑搜集、编辑全国各地二十世纪著名学术大家的专题学术论著精萃，使之成为较为全面反映中国二十世纪学术文化发展成就的窗口。

最后，希望四川学术界当前以二十世纪学者为主，为撰著系统的二十世纪四川的学术史做出准备，将来还可上溯到更早以至古代的蜀地学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贡献就更大。

2007年12月17日

于北京清华园



序

张子开

项楚（1940—），祖籍浙江永嘉县，出生于湖北老河口市。1957年毕业于南昌二中。196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随即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庞石帚教授。“文革”中，被分配到某军垦农场劳动两年，旋又在成都西北中学工作10年。1976年被借调到《汉语大字典》编写组。1980年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因成就突出，从没有任何职称的教师直接升为教授。1990年被国务院评定为博士生导师。同年以他为学术带头人的团队，申请到“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2000年申请到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2001年文献学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项楚先生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等三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暨博士生导师。

作为国际著名敦煌学家、中国著名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项楚教授与敦煌学结缘，始于参编《汉语大字典》期间，当时他负责从《敦煌变文集》中摘取例句，为了攻克俗字、口语词汇、历史背景和思想观念这三大阅读敦煌写本的

障碍，埋头逐字逐句地通读了若干部篇幅浩繁的大书，诸如佛教文献（以数年之功通读《大正藏》的经历早已成为学坛佳话），五代以前的正史，经部和子部的许多著作（《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集部的《全唐诗》和大量笔记小说，旁及了别的杂著乃至某些比较偏僻的著作，从而打下了深广而扎实的学术基础。并因其他因缘在敦煌地区居住了一段时间，得以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

项楚先生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变文研究”、“唐代白话诗派研究”，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唐代白话文学研究”、“寒山子研究”，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俗文学分体研究”等。在敦煌学方面的代表作有：《敦煌变文选注》（巴蜀书社 1990）、《敦煌文学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敦煌诗歌导论》（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3；修订本，巴蜀书社 2001）、《〈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5；修订本，巴蜀书社 2000）、《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中华书局 2006）。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一等奖（《〈王梵志诗校辑〉匡补》等四篇论文，1985）、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敦煌文学丛考》，1995）、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王梵志诗校注》，1998）。

项楚先生研究领域以敦煌学为核心，成果享誉国际学术界，特别是在敦煌变文、敦煌语言文学等方面，上追以王国维、陈寅恪等为代表的老一代敦煌学者。正是在以他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从根本上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面貌，将我国建设成了世界公认的敦煌学研究中心，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其第一部专著《敦煌变文选注》受到包括吕叔湘、潘重规等学坛耆艾在内的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日本著名的汉学权威入矢义高评价《敦煌文学丛考》道：“本书是由国际著名的项楚氏所著的、



集其多年敦煌文学研究精萃之大成的著作……对其渊博深厚的学养及不知倦怠的猛烈钻研精神，我惟有钦佩、叹服之份。目前在此领域堪与项氏匹敌的，恐怕唯有美国的 Vict O r H. Mair 氏了。”《王梵志诗校注》被公认为是国内外所有王梵志诗研究著作中校订最精审、开掘最深邃、内容最丰富的，成为国际敦煌学界的一部名作，入矢义高说：“对其极周详精审之至的注释，我只能起久长的惊叹之感。”日本佛教大学教授中原健二评价道：“不能不使人为作者的广收博引而瞠目结舌。”

研究领域尚涵盖了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和佛学等诸多方面，如对唐五代俗语词的研究成就突出，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寒山诗等唐代通俗文学作品，恰当地解释了许多字书中不载而又难于索解的疑难口语语汇；对包括敦煌文献在内的唐五代文献的校勘和整理，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炉火纯青的文献学修养；开创了系统而大量地运用佛教文献进行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特别是中古汉语研究的先河，堪称将佛学材料运用于其他学科领域里的典范；开创了俗文化研究的崭新领域，直追和超越了海外的研究水准，改变了我国学术领域中忽视俗文化这一局面，成为中国俗文化研究的领头人。其《寒山诗注》获得四川省政府第十届社科奖一等奖（2003），《唐代白话诗派研究》获得四川省政府第十二届社科奖一等奖（2006）。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Vict O r H Mair）评论道，项楚是研究中国传统文献的大师，“利用大量传统原始材料的能力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还有复原导致异说的晦涩文本的超人才华”。

总之，项楚教授性格平淡而思想敏锐，潜心古文献而兴趣广泛，极为勤奋而热爱生活，人品广受赞誉，无愧为一位真正的睿智者。在科研方面，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熟读佛经和四部典籍，学风严谨，精于校勘考据，擅长融会贯通，在研究中熔语言、文学、宗教学于一炉，从而形成了独具的治学特色。



目 录

出版弁言	李学勤 1
序	张子开 1
敦煌文学杂考	1
释亡名与敦煌文学	3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考	7
关于《地狱变文》	14
放猿绝句	17
关于《四兽因缘》	20
《破魔变文》与释典	23
《维摩碎金》探索	27
一	29
二	35
三	40
敦煌变文字义析疑	45
楔水蓬飞	47
旨 拨	48
亡空便额、忘空便额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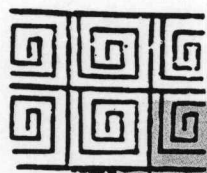
朋 博	52
大照、斩候	53
游 泥	55
蜾蠃兔望丝	56
擘	57
趣 趣	58
乘	60
断 送	62
加 被	64
醅 醅	65
停 腾	66
塞 当	68
时 固	70
珂 珮	71
令章大师李稍云	73
《庐山远公话》新校	79
王梵志诗论	101
作者补记	138
《王梵志诗校辑》匡补	143
敦煌写本王梵志诗集原序	145
身如圈里羊（〇〇四）	146
大有愚痴君（〇〇七）	147
平生歌舞处（〇一二）	149
借贷不交通（〇二〇）	150
观内有妇人（〇二二）	151



道人头兀雷 (〇二三)	153
生即巧风吹 (〇二五)	155
前人心里怯 (〇二七)	156
往家贫无好衣 (〇六四)	158
奉使亲监铸 (〇七五)	160
黄母化为鳖 (〇八七)	161
官职亦须求 (一〇五)	163
先因崇福德 (一〇八)	164
兀兀身死后 (一〇九)	165
思量小家妇 (一一七)	167
前身有何罪 (一一九)	169
天下恶官职之二 (一三二)	173
鸿鹄尽飞扬 (一三五)	174
人寿百年不长命 (一五〇)	176
愚夫痴梳梳 (一五四)	177
兄弟相怜爱 (一五七)	178
主人无床枕 (一六四)	179
有女欲嫁娶 (一八八)	180
欲得于身吉 (一八九)	180
在乡须下意 (二一三)	181
杀生罪最重 (二二七)	182
相交莫嫉妒 (二三四)	183
恶事总须弃 (二四六)	184
人纵百年活 (二五〇)	185
审看世上人 (二五三)	186
前死未长别 (二五六)	187
身强避却罪 (二六一)	188
夫妇生五男 (二六六)	189
今得入新年 (二七七)	190



父母是冤家 (二七九)	192
吾家昔富有 (二九一)	193
兀然无事无改换 (三一九)	194
王梵志诗释词	195
查郎、孺子	197
绢 筐	199
呼 唤	200
生 缘	202
颀颀、解须、楷赤	204
便 贷	207
老 头	209
去、追曲、五郡	210
隐	213
《敦煌歌辞总编》佛教歌辞匡补举例	215
不知佛教典故	217
不通佛教义理	225
不明佛教观念	230
不谙佛教用语	235
《老子化胡经·玄歌》考校	249
化胡歌七首	258
尹喜哀叹五首	261
太上皇老君哀歌七首	263
老君十六变词	264



敦煌文学杂考



释亡名与敦煌文学

敦煌写卷伯 3814 号，写有白话五言诗若干首，未署作者姓名，目前学术界公认是王梵志诗。其中有如下一首（亦见伯 3724 号）：

前死未长别，后来亦非久。

新坟影旧冢，相续似鱼鳞（鳞）。《集文变》又见前出

义陵（陵）秋（秋）节远，会逢几个春。《同不期辛

万劫同今日，一种化微尘。

定知见土里，还待（得）旧时人。《四平韵诗

频口（开）积代骨，为坑埋我身。《林和隐一

乍睹此诗，似曾相识。原来在《广弘明集》卷三〇下，收录周释亡名创作的宗教诗若干首，其中有一首《五盛阴》：

先去非长别，后来非久亲。

新坟将旧家（冢），相次似鱼鳞。《四平韵诗

茂陵谁辨汉，骊山讵识秦。《四平韵诗

千年与昨日，一种并成尘。《四平韵诗

定知今世土，还是昔时人。《四平韵诗

焉能取他骨，复持埋我身。